

有自冀東來者，云泉甘草肥，誠哉肥沃之區也，又重以漁鹽煤鐵之利。或曰，察北豈遜於冀東哉？商都嘉卜寺，平疇遠與天接，中產之家，耕田亦數百頃；牛羊茁壯，蘊蓄豐饒。黍稷與草雜生，播種之後，不復耘耨，聽其自長；運鹽之車，負皮之駝，鈴鐸相聞於羊腸嶺坂間，夕陽西下，穹廬煙起，千里蒼茫，頓生天地悠久之意。然在昔匈奴契丹，今則不血刃而淪於××矣！自綏東事發，人民乃知「王道」之不足恃。且邇來遍設俱樂部，有如舊京煤市街之大旅社，經理既屬外人，煙娼賭盜，無所不包。身懷地券，繳以定價，便可喝竟夕之盧。名爲俱樂部，不知樂者果誰何也！冀東人曰：吾鄉則異是，不見河北省方以減教育經費爲緊縮之圖乎，而冀東則提高各校教師待遇；於是殷汝耕之像，挺然而代孫中山，受萬衆膜拜矣。大學教授如L××，不惜犧牲一切，爲之奔赴驅馳，豈不以利之所在，人爭赴之邪？吾聞之，不覺黯然失色，因我隸籍滌榆，且又飽受欠薪之剝削，忽思古人爲淵駁魚之說，深覺個人亦大有走入漢奸機會；人若舍生取義，牙關亦大不易咬，質之家鄉朋友，以爲如何？